# 海燈

半月刊

每逢一日十五日出版

第二卷　第廿四期

## 目錄

社言：從弘法人的驕慢說起　凹嘴
短談——爲什麼忙？忙些甚麼？　暮笳
——愛與憎　竹摩
佛教與道德生活　—淡白記—　許地山講
研究——佛說三無性之動機　善修
——成實與大乘同明二空之差別　望亭
遊湯山溫泉記　何張蓮覺
理論——文化建設與佛教（續完）　寄塵
——南方佛教之起源及其代表人物　隆祥
異類法緣記　震華
廿年來的幻影（續完）　靄亭
菩提草序　通一
佛教新聞　記者
編者的話　編者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 從弘法人的驕慢說起

凹嘴

讀本刊上期竹摩法師一篇談慢的文章，當時，我就想：佛學的精微博大即在乎此，一個慢，把他分成七類，這在任何心理學家是夢想不到的吧？我又想：慢之禍害如此之大，在通經說敎以弘法人自居的法師們定能解除了，大概不會明知故犯。不圖近日碰着了一位弘法的法師，一度週旋，使我有冷水淋頭之感，我善於胡思亂想，以爲眼前佛敎還是黑漆一團，這一類以宏法人自尊的法師至少要負有一部份的責任，不是無聊，故寫此評。

杭州張小全，蘇州陸稿荀，分店之多，到現在，誰也分不清他們誰是正統，誰是並無分舖的老店，這里面，明眼人自能明白是包括了驕慢，矜誇，虛僞，可憐的成分，這雖是佛敎以外的事，但用來比況現代佛敎中的少數弘法人，正如孫猴子頭上的一套紫金箍，大小相當妥確無比，佛法說：因緣和合有，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三藏十二部，橫說豎說，無論怎樣說，離不開因果兩字，假使方便立說，佛敎中也許有如瓜子大王之類的法師，那末，某法的法師，雖然已是自己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仿照列朝追謚追辦法，可以給他一條憍慢大王的美銜，口說無憑，引事爲証。

當某憍慢大王沒有索筆書偈自認往生西方以前，曾承認他自己是釋迦佛再來，這話，當我才剃掉辮子做沙彌的時候就聽說過了，當時，我就有「成佛亦何難？君不見釋迦，爲我之前身」的感慨了！直到前幾年我在幾個佛學院讀書，確巧這位憍慢大王做文抄公的秘密被人戳穿，我才明白這位名滿江湖以釋迦佛自居的憍慢大王，原來也是賣的狗皮膏葯，膏葯既是狗皮做成，其無效用也明矣，所以，當他的前身從釋迦老子一跳而變爲並日田宛公時，自己已是尾巴長長大有蓋世英名不圖敗于小卒之手的哀感了。

某法師紹承法席，得自衣鉢眞傳，此如唱京劇之譚派鬚生梅派青衫者然，某法師之出演憍慢也，數日之間，我已嘆觀止矣，眞是將門之下，焉有劣子，如某法師者，誠無愧其先人于淨土中也。

本來呢，弘法利生，是出家兒的本分事，算不了什末的，可是，而今幾十萬僧伽之中，有幾個懂得佛法？某法師得了天時地利上的便宜，居然席不暇暖，在各處背注解，背得像煞有介事，於是渾身肉麻起來，以爲當今幾十萬僧伽之中能有幾個及得我？我是釋迦佛的嫡派，某人嗎？呸！他算得什末？眞的，一個也不及我！

因此之故，某法師所鬧出好笑話也就多了，這是說來話長的事，我們現在也不必代作義務宣傳，總之，某法師之到處碰釘子，碰鼻灰，無非是他祖傳的憍慢心害了它，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弘法人自己不能先從這除慢的小節做起，未免是件滑稽的事，希望讀者們注意這慢字，這東西很作怪，你一個不小心，它會給你吃苦頭的，故敢不避嫌

疑，引人爲証，願與大家共勉之！

十，廿九，寄于上海。

這篇東西原與我們宗旨不大符合，因爲結論倘有見地，某法師之隱私，未曾揭出，亦屬忠厚，故代爲刊出，但我希望作者亦莫忘了自己也是個光頭同胞，有時也下點自省功夫才對！（編者）

# 爲什麼忙？忙些甚麼？

暮笳

隨便翻開我們的生活史的任何一面，那上面總橫斜豎直地寫着赫然地一個大字——「忙」。除了那些永遠地靜躺於綠水之旁青山下的骸骨以外，那怕你是天下第一等的閒人，這個「忙」字是非常親切地纏着你。不信吧？我們就拿日常生活來化驗一下看看：一般地說來，一個人成天不是沉浸在一個聲色紛雜的環境里面嗎？同時這場面不是太熱鬧了嗎？各種各樣的顏色刺激着你的眼球，外界的美好的或者醜惡的現象混雜着內心的要求，組合成種種奇奇怪怪的思想，任你的腦府里旋轉着，奔馳着，掀起你的血潮，扣緊你的心弦，這些這些，不都是用了強度的吸引力，使你整個地迷醉在聲色里面。而且在這種聲色誘惑之下，你不是顯得非常地無能麼？祇要我們有機會作這樣的反省，我們能說自己不是一分一秒的在忙中過日子嗎？準此以談，我們更可以斷定的說，像這樣的忙恐怕一直要維持你到脈管不再收縮血液不再循環的一刻才會給與你的休止。

如果事實證明上面的一些話是眞實的，這裡可有了兩個嚴重的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要求着我們每一個人與以適當的解答。問題是我們時時刻刻拚命地在忙着，究竟爲什麼忙？忙些甚麼？現在最好還是讓冷靜的頭腦對過去作一度回顧。我們從咿呀學語到長成爲懂得人事而被人們公認具有「人」的資格的時候，從太陽進去到太陽出來，從大地綠了而又黃萎，我們忙來忙去，幾乎沒有一絲一縷一分一釐的事不是服侍這個所謂「四大假合」的形骸兒。換句話，我們的生存意義旁騖就是服侍形骸，我們爲什麼肯耗費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來討好這個終歸要壞下去的假軀殼。（根據佛學看來，一個人縱算修鍊成爲不食烟火的仙體，也終於會墮落而壞下去的。）我們究竟在生命的篇頁上，塗上了些甚麼？在生命過程的數十寒暑中，所揮灑的點點滴滴的汗血，究竟對於宇宙大我有些甚麼供獻？假使到了呼吸最後一口空氣的時候，想想這一切，能不倒抽一口冷氣乎？

現在單拈定「形骸」這兩個字，憑個人僅有的一點佛學知識，粗枝大葉地來解釋一下：照佛學看，這個外殼，原不過是「地水火風」藉着一種偶然的機緣湊合而成，時間永遠是那麼在人們的不經意中流走，而這個軀殼也一刻一刻的在新陳代謝，未來轉瞬即成現在，現在轉瞬即成過去，而過去却是永遠過去了。組成這個軀殼的四種元素，在一種諧和的狀態中，繼續不斷地在起着變化。等到彼此中間發生了不調和，便漸漸的壞下去，一直到四大分家，時間便給我們

宣佈這是「死」。所以「你」，所謂「我」，所謂「生命」，最後却祇是像白雲掠空一般連影子也不留一個。我們的忙忙碌碌，不過是這末一回事。至於那些世俗追求一點薄薄的功名利祿，耽於眼前的逸樂和微細得同螢火一閃的光耀，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成千成萬底人的痛苦的基礎之上，那正如外表長着一幅俊秀的臉子，而靈魂却是那樣令人想像不到的齷齪不堪！那更談不到這個。

「爲什麼忙？忙些甚麼？」請大家於萬分忙碌里，抽出一點閒暇來想想，撇開上面那種遺傳形式的答案之外，再去找第三個比較正確一點答案，那才不白糟踏了一生！

# 愛與憎

竹摩

人是知覺頂靈敏的動物，故識別心也比任何動物來得銳利，看見可愛的東西便起貪着心，可憎的東西便作厭離想。而上帝偏偏又是那麼不平等到於極點，創造出來的人類有富貴，貧賤，賢愚，智不肖。創造世界是那麼的缺陷樣樣不隨人意，件件難稱我心，可愛的事物是求之不得，——「求不得苦」，——可憎的事物偏又擺在你的面前，時時和你接觸——「冤憎會苦」，——人生的苦底源泉就開始流動了。

復爲二事，造作諸罪，極重惡業如妙高山，云何爲二？一者親愛，二者怨嫌。

在理趣般若經（卷一、一六頁）中這樣說，由親愛和怨嫌，因造種種罪惡果招種種苦痛，長淪三有，永無出期：由怨嫌故，互相攻訐，撥弄是非，顚倒黑白；由親愛故，便起貪求心，貪不如願以償，則嗔火燄燄，燒殺一切善種，昏迷了的理智，爲衝動的感情所屈伏，心不自主，造諸罪惡，如一般社會中的「情殺」新聞，或自戕賊，或損他人，或不務正業的墮落，何一非親愛的結果呢？故不但怨嫌是罪惡，親愛也是罪惡的。請不要懷着成見一昧說別人是厭世悲觀者，祇要你自己放下心來仔細分析這個人生的成分，究竟有值得什麼可親愛的呢？

若我重患之時，求親愛人慈心贍省扶持我身，摩拭沐浴，供給飲食，病瘦醫藥，種種相資，雖則如斯，而於我身病苦之中無相代者，況於未來而能救我生死大苦？（同上，一七頁）

那樣體貼入微的親愛熱戀者如父母，兄第，妻女，眷屬，而對於病者本身的眞切的的苦楚，尙不能代受絲毫，此外還有什麼可親愛的呢？佛陀就是觀察透徹了人生，所以冤親平等，應該可憎惡的提婆達多而不憎惡反認爲助道的因緣；所以慈悲博愛，應該可親愛的耶輸陁羅而不親愛，而爲愛一切衆生去過着一瓶一鉢的游方生活。

親愛固然好的，可惜這個名詞非絕對的，背後自然隱現着一個不親愛——怨嫌，那就不好了。佛陀從冤親平等的本性原理中發起博愛底慈悲心，冤親之相，了不可得，故親不加愛，冤不加報；冤平等了就沒有憎，憎卽非憎，親平

等了，就沒有愛，愛即非愛，在這反面，就可顯現非若一般人生以人我爲中心的狹義的愛，而是無個性條件的偉大普遍的博愛，方是眞價值的愛了。

普通一般人的愛，大都是相待的而非絕待的，故在愛的上面發生種種的禍孽，墮入愛的陷阱，流動苦的源泉！那末我們應如何來杜塞苦的源泉，拯拔愛的陷阱呢？圓覺經偈云：——

淨業汝當知，一切諸衆生，皆由執我愛，無始妄流轉，未除四種相，不得成菩提。愛憎生于心，諂曲存諸念，是故多迷悶，不能入覺城。若能歸悟刹，先去貪瞋痴，法愛不存心，漸次可成就。

我身本不有，憎愛何由生？此人求善友，終不隨邪見；所求別生心，究竟非成就！

四月十二夜在白湖


# 本刊改爲月刊特定優待讀者辦法

本刊復刊，業經兩載，茲爲謀各種方便起見，定從第三卷第一期起改爲月刊，除加增封面擴充篇幅外，並擬刷新內容以副讀者愛護之厚意，弍週年紀念號出版在即，特定優待讀者辦法如左：——

1 無論新舊訂戶凡在本年度底訂閱本刊全年一份者，贈送本社最近已出版之叢書一種，即海萍或石火集任擇一種，郵費奉贈。（擇定何種，須于定刊時指定）

2 本社計劃出版之叢書，約十餘種，優待本刊訂戶，概收半價，非訂戶恕不通融。

3 凡能介紹本刊五份者，即贈介紹人本刊全年一份，介紹三份者，贈閱半年，餘則類推。

4 介紹訂閱本刊之贈戶，其享受優待權利，一切均與正式訂戶相同，無分彼此。

5 各佛學院學僧訂閱本刊全年一份者，只收大洋八角（訂半年者，恕不適用此條。）以示特別優待，但須蓋有該佛學院中印章，否則無效。

6 各佛學社團機關或私人發心訂購本刊餽贈親友及各學校圖書館者，如在五份以上，每份收大洋八角，俾資弘化。

7 以上優待辦法，以陽曆十二月底爲截止期，逾時無效。

# 佛教與道德生活

許地山講

## —淡白記—

陽曆十一月二日，東蓮覺苑恭請許地山先生演講，先由該苑苑長蓮覺居士致介紹辭略謂：「各位男女來賓，諸上善人，各位同學，今日敝社敦請許地山先生光臨演講，不勝榮幸！許先生爲一位大文學家，精通佛法，對于世出世學，均有深刻研究。鄙人多年前在北平，已聞許先生之盛名，渴望一瞻丰采，惜機緣未熟，不克趨承請教，今幸天從人願，許先生來香港大學任教授，因此鄙人不敢失此大好機會，敬懇許先生蒞社演講，承蒙不棄，惠然肯來，指示一切，令同人等有所矜式。社會一般人以爲佛法，僅爲婦人所信仰，而今大文學家之許先生，亦能深究玄妙，隨機施教，誠佛教之幸也！至于許先生之盛名道德，及其歷史，揚溢社會，人人皆知，毋須鄙人贅述。趁此大好機緣，光陰寶貴，請各位恭聽許先生之演講。」——編者——

我雖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平時我總和一般的佛教徒和佛教團體結緣的。我今天所要講的題目，就是佛教與道德生活。

道德在人類的生活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世間一般的宗教都和人們的道德生活發生很密切的關係。道德是人與人發生交涉而後產生出來的。現在可分三方面來說明它。一，人與人之間，如甲與乙交涉時所發生道德的關係。二，人與非人之間所生的交涉。在平常人以爲人與非人是沒有道德關係的，如折一莖草，摘一朵花，敲一塊石，是絲毫不負有道德上的責任的；但佛教不然，以爲人對非人也應有道德關係。佛教承認一切世間諸有情彼此之間都是平等，故應互負道德上的責任。三，人與超人的道德關係。其他宗教，以爲人間道德是對一個或多個超人的神負責任的。這超人的神，他管理人間，將良心放入體裡，使人隨時省察他的身口意業，看看是否合于道德。人類除了道德以外，還靠法律來維持生活上的安寧。但法律是有强迫性的，道德是本之于各個人的自由意志或良心的裁制。所以高尚的有情靡本着自我的實感與覺悟而完成最高的道德生活。

人類道德生活，在佛教方面，可以用苦，空，無常，無我四種原則來說明它。

先說苦，苦是生活的現象與人間的感覺有並非實質。人類的精神和物質的生活，時時感到不滿足，所以覺得苦。在感情上，如與有情感的人分離，或與相怨憎的人相會，或有所求而不能得，或體質上有缺陷的痛苦。我們體會一切，情

都在這種情形底下生存着，故在希求拔除自己的痛苦以外，還要分担或救拔別人和其他一切有情的痛苦。這種願心，就是所謂同情心。如用佛學的術語來講，就所謂「悲心」。「悲心」兩個字本來就是體會一切有情的痛苦，可以說是最根本最偉大的同情。苦的感覺就是逼出對于一切有情發大悲心的動力，以自己爲出發點而推想到別人。

空是超出有的存在，但不是絕對的虛無。宇宙一切的事物都由感覺而被認識。但是感覺並不是準確的。以這個世界是有的，因爲在我等感覺中覺得這個世界是有，而實際上只是由業力和識力顯現出來的。由業與識現生一切世間，由識體會世間的實相，無識則世間不被知，無業則世間不能成，所以有人說佛教是實在的唯心論。自然界本來就是盲目的。信有神的人以爲宇宙萬物總有一個超人的神在主宰一切。可是這在自然的現象上是解不通的。譬如一個池塘，池水涸了，魚便沒有了，及後生長出樹來，我們不能說魚殺樹生是有個神在那兒主宰，假如大雨淋漓了，樹死而魚復生，那就應該作什麼解釋呢？其實自然界的現象，那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本沒有什麼主宰目的的。神無愛於樹，也無憎於魚，生死相續，最多是業與緣底關係。故佛教講宇宙萬有本來空。但照這樣講起來，那有什麼道德的應用呢？佛教講宇宙是念念生滅，宇宙只是無限的延長而非實在。宇宙萬有既然是空，其中便沒有我的存在，對于自我的執着當然要銷滅了。一般人總認自我的存在爲實有，所以時時都有誇耀自己的心情，這「我慢」一經發展，推其極必致不願到人家的痛苦，任情隨意傷害其他有情。所以爲強者是食者而弱者便是被食者的現象。現在的世界，小者人與人的關係，大而至于國際間的關係，都呈現出這種很可悲憫的狀態，這都是固執有，而不明白空的道理的原故。人與其他生物，其性命原是同等，爲何要弱肉強食？我們能食較弱者，則强于我者，當然亦能食我。如能了解一個空字，則我慢可滅，推而至種性慢，邦國慢，智慧慢，都可以摧毀了。

既然明白了空的道理，那麼無常的道理也很容易明白。世間上一切的事物都非實在，只是念念生滅的。以人來說，有環境上的變遷，思想上的變遷，體質上的變遷。今天的我原非先前的我。眼前的花，講梅等等表面雖然沒有變化，實在其實質已是天天不相同。照這個樣子看起來，可見得宇宙萬有總是無常。這樣不是叫人悲觀吧？不然！這是叫人減低一切慾望，不可擴張我慾。了解無常，則對于一切無所留戀，同時可以增長對于一切的悲心和慈心。也會使有情覺悟到在這幻滅的宇宙裡，還能發精進心使自己不隨業流轉。又使人覺得在這無常的世間修種種善業是一個希有難得的機會，以最短命，修最長福，如不努力，是辦不到的。

現在講無我，我不是常人所說的我。我不過是和合的假相。衆生活動的根源是在保持這和合的假相。假如未能看破這個，而執着這假合的我爲實有，那就很容易生出驕慢，而且要求自己得到快樂的享受。因這便斤斤計較名利，罪惡便乘機緣從中產生了。佛教教理以爲一切有情，都因緣假合，沒有自我的存在，無論何時都覺得世間的痛苦是共有的，

他人有苦，我也不能獨樂，故當融化我于一切有情中間，時發出大慈大悲心來。我們的道德生活，並不是爲個人生活的競爭，而是爲共同的樂利。我們互相幫助爲消滅一切的苦，而與以無限的快樂，進而追求最終的快樂，這即是極樂，這就是涅槃。

既認識苦空無常無我是於道德生活有裨益。修行的極則，只在使識不再起煩惱，而到絕止靜止的境地。故佛教所重在處置這個「識」字。假如我們修行的動機是爲着美好的報酬，優越的享受，或要求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有着好的聲音聽，美麗的顏色看，那麼他發心的動機是次一等的；至于修行只爲怕下地獄受苦，他的動機又更次一等了。我們修行正確的目的，原是爲理解宇宙萬有的實質，完全沒有希望報酬的意思存在。他完全不爲着自己。這種完全沒有希望報酬的修行，才是最高尚最美滿的道德。菩薩本來有「大士」之稱，大士即所謂「大丈夫」。大丈夫的氣概，就是不希望絲毫的報酬而去做事的。他所以修行完全憑着自己的覺悟，爲着安慰自他，憐憫自他。這種超目的的行爲，才是最高尚最理想的道德。


# 上海慈航週報

本報以宏揚大乘佛法。消弭災劫爲宗旨。內容專載古今大德宏法論文及國內外佛教時事

價目 全年五十二期大洋壹元零四分（郵費弍角陸分）
半年二十六期大洋五角弍分（郵費壹角叁分）
每期二大張大洋弍分（郵費五厘）

如欲在佛菩薩誕日附精印佛像者全年十次大洋柒角

地址上海租界霞飛路嵩山路口

弘揚佛法之唯一刊物

# 佛學半月刊

言論 思想 文筆 內容 消息 出版 售價
純正 正確 生動 豐富 靈通 準期 低廉

本刊定價全年連郵大洋五角

發行處 上海膠州路十一弄念號 佛學書局

各省分局各地郵局均可代定

# 請用廈門振東海記珍品萬安香

「即西藏香」異香勝花提神辟疫莊嚴佛土裨益人群每匣一百二十支

尚有萬壽線香永不退味香珠各種念珠歡迎試購

華南總經理：香港大道西五十一號光南庄。汕頭怡安街四十六號中亞公司。廣州花塔街佛教會經坊。

# 佛說三無性之動機

善修

## (一)引言

佛說這個「三無性」，本來是依「三有性」而立的。因爲「有性」是「無性」的根本，「無性」是「有性」的枝末，所以佛陀在解深密經中先說「三有性」，後說「三無性」。但是我們要知道不能因爲佛說「三有性」我們就執着一切諸法是有，也不能因爲佛說「三無性」我們就執着一切諸法是無。爲什麼呢？佛陀出世說法的動機，是觀機說教隨類化身的。你(衆生)執着「有」，他(佛)就說「無」；你執着「無」，他就說「有」；乃至你執着是有是無，他就說非有非無。用比語來說：「佛陀對有情說法，就好像一個良醫一般。看到你害的是什麼病，就用什麼適宜的藥來調治你，所謂藥到病除。佛陀出世度生亦復如是。他(佛)看到有情是什麼根機，就說什麼教法來救度他。因此，故佛陀說這三無性的動機，依我們的凡情推論起來，大概是對治有情執「有」的病的。何以呢？因爲我們有情有了執「有」的病，對於緣生的諸法迷謬不解妄起執著，由妄起執著故，就造種種的惡業，由造種種惡業故，就感種種的惡果(如三惡道等)，所以佛陀爲憐憫有情的原故，就說這三無性，叫一切有情在一切法上不起執著，由斷諸法的執著，就知道諸法是和合幻有，由知道諸法是和合幻有故，就能証得一切諸法的無相眞如，所以佛陀對衆生說三無性。

## (二)相無自性性

所謂相無自性性者，就是指的一切諸法的徧計所執相，因爲徧計所執相純粹是從假名安立爲其體相。不是以諸法的本體安立爲相的。因此之故，所以佛說相無自性性。用比語來說「這個相無自性性，就好像空華一般，因爲空本無花，乃由翳目之人，所妄執的一種假相」。佛依相無自性性密意，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一切法的自相都無所有，那末，就應該沒有生相，若沒有生相，就應該沒有滅相，若無生滅相，就應該本來寂靜，所以佛依相無自性性的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 (三)生無自性性

所謂生無自性性者，就是說一切諸法都是依他起相，這個「依他起相」是依其他的緣力而有的。不是諸法本身自然就有的。(所謂非自然有)因此之故，所以佛說生無自性性。用比語來說：「這個生無自性性，就好像用幻法所現出的一種假相一樣。幻法所顯的假相乃是非有似有的，因緣所生的幻法也是非有而有的」。所以佛依生無自性性的密意，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因爲一切法的生相是假有的，那末，就應該沒有滅相，若沒有滅相，就應該本來寂

靜，所以佛依生無自性性的密意，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 （四）勝義無自性性

所謂勝義無自性性者，勝謂勝智，義謂境界，換言之，就是聖智所緣的眞如。此勝義無自性性，略有兩種。一種就在緣生諸法上說名勝義無自性性，因爲緣生諸法是無彼勝義性故，所以說名無自性性。一種是諸法的圓成實相，說名勝義無自性性，因爲圓成實相是一切諸法的勝義諦故，無自性性之所顯故。是故說名無自性性。用比語來說：「這個勝義無自性性，就好像虛空一般。虛空是一切法的無性所顯，徧一切處，此勝義無自性性，也是一切法的法無我性之所顯故，徧一切諸法故，是故說名勝義無自性性。以上關于三無性的意義，已經約畧地說過了。以下我們要談到佛說這三無自性性的動機是什麼？要知道佛說這三無自性性的動機，不是因爲一切有情各別觀察「徧計所執」自性爲自性的緣故，佛說相無自性性的；也不是因爲一切有情各別觀察「依他起」自性爲自性的緣故，佛說生無自性性的；更不是因爲一切有情各別觀察「圓成實」自性爲自性的緣故，佛說勝義無自性性的。佛說三無性的惟一的動機，是因爲有情在依他起的幻法自性上及圓成實的眞實自性上，增加一個徧計所執自性的緣故，佛說三種無自性性（相生勝義）。因爲有情有了徧計所執的這個東西，就對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上，起種種的言說。由起言說的緣故，就執著徧計所執自性相。由此因緣，於當來世，或爲煩惱雜染所染，或爲業雜染所染，或爲生雜染所染，於生死中，長時馳騁，長時流轉，沒有休息。所以佛陀爲憐憫有情的緣故，就說這三無自性性，叫有情將「依他起」上的我法二執的徧計所執斷去，就能明瞭「依他」是幻有，就能証到「圓成實」是實有，由能証圓成實是實有故，於生死流轉的痛苦當然是能解脫無餘了。這樣看來，佛陀說三無自性性的動機，就是解脫一切有情的生死大苦爲目的的。

## （五）結論

以上所說的三點，是佛陀說一切法無自性性的密意，現在我不過用語言文字把佛陀的密意宣說出來，使大家明白佛陀說法的本意。但是我要希望讀者諸君看到我這篇文章的時候，不能執著一切諸法是空無所有，爲什麼呢？因爲佛陀說一切諸法無自性性是有密意的，我們有情假使不明佛的密意就執著一切諸法是無自性性的話，那末，老實說說一句：「那就等於斷見外道了」。因此之故，所以我要希望讀者諸君萬不能生起執著，要明白佛說這「三無性」的密意和動機，這才是我們研究佛學的應有的態度，否則不明聖教的意趣，妄起執著，那就失去研究佛學的態度了。


## 本刊重要啓事

本刊讀者以國內居多數，往來滙兌，甚感不便，茲爲便利讀者起見，滙寄訂費捐欵，請以郵票代洋，（以一角者爲限）如在十元以上者，可由當地銀行滙寄香港中國或交通銀行爲盼！

# 成實與大乘同明二空之差別

望亭

成實宗者，其初祖爲訶梨跋摩，氏著成實論十六卷，闡揚四諦，唱道二空，我國研究者頗不乏其人，風行一時。或有古德，謂之爲大乘者；然經後世判斷之結果，仍歸小教，蓋其教義，實非大乘，僅僅乎高唱小乘之空觀而已！然究與大乘之二空果有何別耶？今舉四義，畧辯其不同：——

一成實析法明空大乘本性空寂。

成實析法明空有二，一者謂於所造之地水火風中，（成實作爲此說）一一分析，終歸於能造之色香味觸合成。是爲所造之假法析空。二者謂於能造之色香味觸上，細細分析。是爲能造之實法析空。如以紙燒成灰，方知紙空。

大乘本性空寂者，謂當體本空，非是析已，方知是空，即諸法而能了知是空。如見紙即知是空然，不待將紙燒沒，始能知空。

二成實但明界內二空大乘兼明界外二空。

成實但明界內人法二空，謂明「見一處地」之八十八使及欲愛之貪瞋痴慢，色愛之貪痴慢，無色愛之貪痴慢之法空，與初式三果之人空，是爲分段生死空也；空義即短。

大乘兼明界外二空，謂匪特明界內人法二空，並兼明三界外「無明住地」微細無明之法空，與十地之人空，是爲變易生死空也；空義即長。

三成實明空未說不空大乘更說不空。

成實明空未說不空者，謂成實唯明空去生死之有所得空，不明不空涅槃之無所得有。大乘則不然，大乘空去生死之有所得空與彼雖共，然更明不空涅槃之無所得有。涅槃經云：「聲聞之人，但明於空，不明不空；智者明空，及以不空。」空著生死，不空者涅槃，即此義也。

四成實但住空大乘空亦不可得

成實但住空者，三論玄義云：「但住於空」，謂着於空相，住於涅槃。大乘則空亦不可得。三論玄義又云：「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也，」謂不着其相，不住涅槃，故空亦不可得也。

廿四，七，十。鷰江。


海萍詩集

已出版

通一法師編著 人海燈社叢書之三

本集以通一法師將去潮州十首爲主，（幷有法師自序）。以當今佛教頭腦清新之一般僧伽居士和詩爲附，和詩共廿家，作風有超出齊己貫休之上者，字間行裡，熱血絲絲，其期待佛教振作之血忱，躍然紙上，學佛人尤宜人手一編。書用八十磅道林紙精印，極爲美觀，定價每冊弍角。（可以郵票代洋）

發行所：香港東蓮覺苑人海燈社

# 遊湯山溫泉記

何張蓮覺

丙辰八月初四早八點三十五分鐘，由天津趁車入京，同行者舍弟衞南及梁炎卿應耀喬梓，午刻到京，寓前門車站大樓，李載之所設招待處也，初五早二十分，由環城車站過西直門，八點十六分開往沙河，九點到站，雇騾車及騾子越河東南爲南邵村，村東最巒起伏，是爲綿山。山不高而東西相屬，綿延至小辛村而盡，又東南數里，爲大小湯山，距沙河站已十餘里矣。大湯山高有十餘丈，峨然峙於青疇綠野間，與西來羣峯，若斷若續，小湯山又在其東，相去約一里之遙，石色蒼黝，高僅數丈，村民數十家，倚山而居，村東即湯山行宮也。余寓行宮對門梁崧生別墅，宮建於康熙年間，以代遠年湮，更朝易朔，非復清時境況，宮惟宿鳥，階餘走鹿耳。廻廊就荒，曲榭半圮，斜陽古道，敗址頹垣，令人生今昔榮枯之感。僅尙存者，池水一泓，殘荷數點，山崖挺秀，古樹呈奇，猶不減清華風致。後面則山石叢起，天然渾成，亦湯山東行之餘脈。殿前院中有池二，甃以白石，皆作長方形，寬橫約二三丈，深約八九尺，東爲溫泉，西爲熱泉，池中蒸氣蓬蓬，有如釜山，池底沸泡，時時連續上騰。東廂作小池，引熱泉注之，雖當嚴冬，其熱度之高，幾及沸點，池雨面作穴，東入西出，餘垢皆隨流而去，時一入浴，則竟體淋漓，有如汗流浹背，愉快舒暢之狀，不啻灌頂醍醐也，白香山長恨歌云，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彼楊太眞所浴之溫泉，迺在陝西驪山，滄桑久變，宮殿坵墟，庭階禾黍，更不知較此若何零落矣，趙吉甫題湯山溫泉，譜青衫濕詞云，『溫泉不管興亡事，依舊瀉行宮，勝朝浴處，翠華影散，玉沼流空，湯山未改，代更今古，階長蒿蓬，水聲嗚咽，龍潛虎伏，淘盡英雄！』凡溫泉之處，必有硫礦，故環湯山一帶，天氣和煦，繡壤相錯，九洲上腴，不是過矣。同寓崧生別墅，有候君，武清縣人，嘗任武職，據云兩年患腿疾，步履維艱，故來此浴治，甫浴一星期，已著功効，適一夕失檢，復感風濕，起覺步履不便，賡續浴三星期，夙疴頓去，腿患遂痊，意再浴數天，便即回京云。其間亦有與國人及日本人，寄寓該處廟內，初六日微雨，自到此後，日就浴數次，亦竟忘疲，初七日晨起浴後，雇車返沙河站。


人海燈

第二卷合訂本

預約

手此一編，深入法海！

第二卷人海燈合訂本，因篇幅擴充，較第一卷合訂本幾多一倍，用上等彩色封面包紙皮裝釘，極爲美觀，茲爲優待讀者起見，每本只售八角（郵費奉贈）凡曾在本刊投稿兩次以上者，如需保藏，每本只收郵費四角，但以本人一冊爲限，印存無多，購者從速！

# 文化建設與佛教（續完）

寄塵

## 五、佛教在亞洲文化上的關係

佛教雖發源于印度，可是教法的流傳是不限于印度一隅的，這在亞洲各佛教國中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不過無論屬于小乘佛學派或大乘佛學派，以及其他的神秘的密乘派，都根據佛陀的一代中所有的應化的教法爲其標準的。雖然，後世的學者們將它發揮，光大，並根據各國的國民性個和整理神而化之，則仍皆基于佛陀一代時教中所開示的教法者毫無差別的。要知，佛法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我們能够有了這樣的認識，就是跟着現代的輪齒往前奔去，仍是根源佛陀現身說法的施教。

佛陀滅度後第壹百年到了第六百年間，乃爲印度佛教歷史上的第一個的時期，所以在這時期中所傳授佛陀的教法，都是以聲聞爲中心的三乘共法的！大乘的佛法雖有所傳授，因沒有顯明的旗幟，故亦不能引得當時人們的同情心和使社會國家的注意，終究沒有這期中的聲聞乘教法來得特別光大而且風頭出得十足！這，在印度佛教歷史上，是小乘教法風頭最健的時代。

佛陀滅後第六百到了千一佰年的之間，是爲印度歷史上的第二個的時期，因爲第一個的時期諸部漸次的意見分歧，決裂，整個的正統傳持佛教的權威，無形之中，銷沉殆盡！而當時的佛法亦漸漸地傳播到印度國家之外的鄰國了，人們的思想亦日漸趨于複雜和進于昌明，在這時，恰有馬鳴菩薩鼓吹大乘教法應運而生，龍樹，提婆，無着，世親等，又接踵而出不斷的闡揚大乘教義，于是湮沒不彰的大乘佛法，至此如雨後春枝發育茂盛而開出燦爛耀目的花朵了！這，在印度佛教歷史上，是大乘教法春花燦爛的時代。

從佛陀滅度後千二百年始，大乘的教義，發揮闡揚已到了精深的程度，同時在通俗教化上，亦已能够普徧民間，利益社會，並且能够使一般的信衆，由聞教而起信，由信仰而實踐，於是龍智菩薩鼓吹即身成佛密乘者應運而生，而眞言陀羅尼的密法，頗能流行發達，隆盛一時。這，在印度佛教歷史上，是眞言密乘發達的時代。

上面所舉的三個時期，爲印度佛法全部流傳變遷的大意。佛法能够在某一個時發揚光大或是教義的闡明，這都是有了一二傑出人才提携指導有以致之的！現在印度的佛法可以說得一句獅弦絕響，慧日淵沉?!但，亞洲各民族受了佛法的恩惠，仍屬是比比皆是！故佛教在亞洲文化上的地位，仍然是舉足輕重的。在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的建設，有這樣的載着：——

『……現在世界上流行的佛教，可分爲三大系統：——第一系是以錫蘭爲中心，由錫蘭而流傳于緬甸暹羅及以前的馬來半島等處。

第二系是以中國爲中心，由中國而流傳于高麗，日本，安南等處。

第三系是以西藏爲中心，——西藏屬于中國範圍，現在所謂「五族共和」西藏是其一焉；雖然，其語言，文字，風尙，習慣等等，皆迥異于中因，故另成爲一系。——由西藏而流傳于蒙古與西北，東北，及泥泊爾不丹等處。……』

由上面所舉的看來，佛教在亞洲文化上的關係，是如何的重要了！在從前歷史告訴我們的，中亞細亞環繞裏海沿岸的國家，在回教未侵入以前，都是屬于佛陀的教化之區！蓋佛教的文化，已隨着蒙古兵的鐵騎，發展到歐洲大陸的東邊了！雖現在環繞裏海沿岸的國家，都已變成了異教的國家，但佛教的文化，仍然還有不少的潛勢力潛着的！如印度最近提倡復興佛教，以及西藏完全的佛教化，苟在上者提倡運用和指導得法，則不難如元朝時代的佛教勢力，再重現于今日的。佛教在亞洲文化上的關係，提倡文化建設者不可不知也。這，文化建設者，對于佛教應有認識的。

## 六　佛教爲世界文化的趨勢

西洋物質的文明，華胥國的黃金美夢，在歐洲大戰炮火之下，已銷沉于槍林彈雨之中了！彼邦之士高瞻遠矚者已深知西洋文化之不足維持和平，甚至反促成和平的衝鋒隊，于是有志于維持和平之道者，則求諸東方文化，而能够代表東方文化者，又都矚目于佛陀的佛法，故佛陀的佛法，在彼邦人士的目光中是最適合于和平之道的。所以在彼邦的東方文化學院或東方博物館者，所陳列的書籍，古物等，多半屬于佛教的經典和法物，這，對于佛教是如何重視！！

佛教爲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歷史的悠久，教義的淵博，均非其他的宗教學術之所能够夢見得到的！佛教雖發源于印度，發揮，光大，是在中國的！有人說：佛教傳到了中國以來，已融化成爲中國的佛教了，而中國也可以說是佛教第二個的發祥地，這，我們是很樂意接受的。因爲，高麗，日本，安南的文化，都是由佛教轉譯過去的，間接直接都是以佛教爲媒介而發生關係的。雖然，這是過去的事，但談到文化方面，是不能不感謝中國的佛教了！

自十七年，太虛法師個人自費往歐美各國的弘揚佛法後，已引起了彼邦人士對于佛教不少的興趣！信佛，皈依，出家，乞戒，渡日本，到中國，煞是熱鬧。最奇者，如國際佛教會開成立會時，獨逸的和尙發表驚人的演說，獨逸希特拉的政府之下的國社黨員的代表，則大呼而特呼曰：少年德意志是接受佛教，因佛教的大無畏精神與德意志的國民性相接近。印度詩哲太戈爾正在開辦國際大學，宣傳佛法。而日本佛徒近亦有國際佛教協會的組織，並發行刋物宣傳佛法不遺餘力，我國太虛大法師往年亦有世界佛教聯合會的組織，對於世界宣傳佛法，十餘年來，其志未衰！這都是佛教爲世界文化的趨勢，並且是很好的幫助的。近十年來，關于佛教爲世界文化運動者，茲節錄如下：——

一，民國十三年，由我國太虛大師發起，六月在江西廬

山開世界佛教聯合會到會者有日本，高麗等國代表。

二，有國十七年，我國太虛法師應德人英人之請，赴歐美講學，宣傳佛法，而謀實現昔日的理想與理論，在巴黎提出世界佛學院的組織，深得各友邦學者的贊助。

三，民國十八年，在緬甸的椰可開世界佛教會，到會代表則有緬甸，錫蘭，卡巴得，中國，日本等佛徒。

四，民國十九年，在檀香山開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

五，民國廿一年，由印度達馬加雅等，在白馬城開世界佛教大會，均從事于佛教文化的國際運動。

六，民國廿三年，六月，在日本開汎太平洋佛教青年會，到會代表則有印度，緬甸，錫蘭，高麗，歐美等佛徒。

由上面所舉的看來，東西洋各國的人士，對于佛教文化均極注意而有深刻的認識！這是很可慶祝的事。不過，以第二個佛教發祥地的中國，爲世界各國人士所矚目，而提倡文化建設一律抹殺而不提及，這未免近于衣裏的明珠不能有利用的機會，是很可惜吧?!何況佛教的文化，已深入于漢，滿，蒙，藏的四大民族之間，若抹殺佛教的文化，是無異等于排斥滿蒙藏等族民衆，使其對於國家政策的疑懼，漸懷貳心，舍我就人，這是不可不注意及之的！苟能利而用之，導之有方，不但可使漢，滿，蒙，藏等族民衆團結堅固，抵禦外侮，更可由佛教的文化爲媒介，而亞洲，而世界，使悉皈依于佛陀的旗幟之下，同受佛教文化的熏陶，則天下爲公，世界大同，可拭目而待也。這，文化建設者，對于佛教應有的認識的。

總之，文化建設者，對于中國的文化的估價，無論是檢討過去，把握現在，掀造將來，但對於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的地位，佛教在亞洲文化上的關係，佛教爲世界文化的趨勢，是不可以有相當的認識的！況，容納世界的文化，厥惟佛化！生出世界的文化，厥惟佛化，世界澈底的文化，厥惟佛化！這是我一愚之得的貢献，尙希海內通人，細心討論。

本文參考書


1. 西藏神秘的宗教
2. 喇嘛教的由來
3. 中國佛教小史
4. 佛教的道德觀
5. 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的建談


二四，八，二一，初稿，寫于嶺東佛學院。


## 本刊下期弍週年紀念號 要目預告

兩年來本刊對于佛教之貢献　通一
兩年來中國的兩大運動與佛教　竹摩
兩年來中國佛教大事的檢討　寄塵
兩年來海外佛教事情的鳥瞰　窺諦
兩年來僧教育興衰之清算　舊僧
兩年來佛教中的幾件小事　老僧
兩年來的我　道屏
兩年來我生活思想的變化　空寂

# 南方佛教之起源及其代表人物

隆祥

人海燈編者法師，命我做這一篇文章，題目是在人海燈未遷移到香港去以前就出好了；懶惰成性的我，直延宕到酷暑已逝，新秋駕臨的時候纔來動筆，這一種懈怠的惡習，眞要掌責五十戒方。不過這一種帶有歷史性的文章，眞不知到從何下手，的確比寫一部二十七史還要難上幾倍，交白卷罷；又怪難爲情的，所以我現在就硬頭皮馬虎的寫去，至于好與不好，那我是不管的，這，希望讀者們不客氣的指導和糾正，那我是萬分歡迎的。

我國的佛教，由通西域傳來長安爲始，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罷，因爲印度的僧人，直接由海道來至中國南部的其時較後，高僧傳載；印度佛教僧來中國南部；……所謂南部者，當指船泊廣州或交州（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境）而言，但乘此船而來者，至劉宋後始盛；劉宋以前航路交通稀絕無，雖相傳佛陀跋陀羅（華譯覺賢）航海而來；法顯三藏遵海而回；然二人之船，乃經山東半島，非抵南部也。

自古傳說；安世高圓寂在南方，這未免有点附會吧？濕七十載的時候，康居國僧人，康僧會南來始建寺於建業，（今江蘇江寧縣）名建初寺，這是南地有寺院的鼻祖。不過這一種說法，還有疑問的地方？是在康僧會以前四五十年，有牟子居交州著理惑論，頗爲佛教辯護，這時南方似乎已有佛教了；但牟子的名稱近於假托，理惑論亦屬僞書，照這樣的情形看來，南方佛教究竟傳至何人，尙待稽考！不過相傳之建業佛教，確是傳自康僧會；但在康僧會以前，已有支謙居士；支謙居士，在古代翻譯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所譯的經典，今日尙存，在在可考（支謙居士所譯的經典，出三藏記載三十六部，或三十七部，高僧傳載；四十九部，歷代三寶記載；百二十九部，開元錄八十八部。）支謙往吳是否是南方佛教之始，還未能斷定。考維祇難（以譯法句經知名者）竺律炎之往武昌，還在支謙以前，惜事跡不詳，影響于佛教很大，同時也是我們研究佛史唯一的憾事啊；稽諸史冊，吳主孫權即位的時候，維祇難竺律炎纔至武昌而未入吳都建業。當時在建業弘宣佛教的就是支謙居士；出家僧人則始自康僧會。但支謙廣譯經典，弘揚教法，而康僧會則爲居民所最崇尙的一位活菩薩。所以有人推究南方佛教的原始，往往以康僧會與建初寺相提並論，非無因也。

上面關於南方佛教的起原，約略而簡單地敘述過了。現在我們再來談談代表的人物吧！當時的佛教很顯明的分出南北二派的鴻溝。北派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爲代表，以長安爲北地佛教的中心地。南派的領袖當推慧遠大師，以廬山爲南方的佛教中心點。北派鳩摩羅什法師，受政府熱烈的優遇，義學之徒麕集雲聚，這時長安的佛教，尤如雨後的春花，蓬勃的生機，蒸蒸而日上，如萬丈光芒一般；而廬山的佛教恰恰

相反，地居山林靜野，是帶有隱士的風味。加之，慧遠大師又是一個好靜而力避權勢的高僧，持沙門不拜君王的主張，佛教的聲價爲之提高不少，當時學者數百人萃止一山，發揮南地佛教的特色，這時廬山的佛教，譬如深秋的枯木，旨趣閑寂，實南北二派成對立相峙之奇觀也。

慧遠大師是道安法師的高足。廬山結社念佛，名曰白蓮社，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入社者都百二十三人，有道安的弟子，羅什的弟子，大都欽羨廬山的道風而來的居其多數。其中尤賢者十八人，稱爲廬山十八賢，是爲中國與行念佛之始。關于慧遠大師于南方的佛教相傳：有『慈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我們看了這幾句話，可以知道大師對于南方的佛教的貢獻，多麼的偉大呢？另外佛陀跋陀羅在長安與羅什不睦，發使關中；慧遠大師迎入廬山。佛陀跋陀羅以禪著稱，大師又與之傳禪。佛陀跋陀羅所譯的達摩多羅禪經，這是他的得意之作。慧遠的弟子法淨法領，稟受其師的命令，遠涉西域，携回梵本多種。僧伽提婆，亦自罽賓來至廬山，所譯的經典很多，相傳有：『所以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百卷。』佛陀跋陀羅所譯的華嚴經梵本，亦法領自于闐携回者，故相傳有：『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缺，遠大存教，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淨等遠尋衆經，越沙雪曠歲方還』之語。（但譯華嚴經之處，乃在建業道場寺，不在廬山。）我們看了上面這些話，慧遠大法師於南方的佛教的關係，貢獻很大，是可想而知了。

慚愧得很！我寫這篇文章題目，本來是「華南佛教史上幾個重要的人物，」信手拈來，寫完一看，與本題無大關係；想携入字紙簍內，然而又捨不得幾個鐘頭的光陰犧牲。所以我自作聰敏，又把題目改了一下，至於是否恰當，眞不值得識者一嗤！關于原題，我想有機會另寫一篇，不知可能如我的理想。——這篇文章之中，我應該聲明的，這是完全是參考中國佛教史（商務印書館版）上的；並且有多處是抄襲採合而成的，望讀者諸君，如發現時不要見笑，更不要恕我一個什麼文抄公的頭銜。

## 本刊啓事一

本刊從下期起，即改爲月刊，茲爲編輯印刷各種關係，第三卷第一期定一月一日出版，以後則每月一日出版，深恐讀者悞爲延期，特此申明。

## 本刊啓事二

本刊第二卷已屆終結，舊訂戶已屆滿期而未續定閱者頗多，如荷續訂，即盼惠款，以便續寄而免中止爲荷。又，本刊前承全國各大寺院紛紛索閱，故寄贈者已達數佰份之多，茲爲經濟關係，從第三卷二期止，一概停寄，如願閱者，請惠款訂閱爲盼！

# 異類法緣記（續）

震華

## 二　靈禽

（四）張拙仙云：『甲戌之秋，予次女虞寄于歸王氏。王家以雙白鵝行奠雁禮，予素有右軍癖，欲留養而苦無池，乃送往雲棲寺爲長生鵝。寺有放生雞一羣，多爲雛鼠竊食，得鵝夜警，鼠竊漸少。放生池成，余見雙鵝日戲清水，暮守三門，以爲得其所矣。今夏至寺不見鵝，迺聞虛公和尚言：「居士放生功德，不可思議也。上月每早晚課時，常見雙鵝卓立殿門，引頸觀佛，目不轉瞬。聞僧念佛，即振翼高鳴，似歡喜意。一日其雄長鳴數聲而瞑，寺衆取而瘞之寺後。其雌者遂數日不食，亦不再入池水戲，鳴聲哀怨，游處尋覓，似不得其侶而狀甚悲苦者。一日仍至殿，如前觀佛。維那師視其異，悴爾不懌。乃鳴聲告曰：「爾失侶甚苦，既知觀佛，當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不要戀此苦惱之身。大衆助爾念南無阿彌陀佛，爾其想心聽！」每一聲聲，一稱阿彌陀佛，約數十聲，曲項作拜佛式，旋繞三匝，振翼一拍，斂翼委足，揜然而逝。」（海潮音文庫筆記）

### 鸚鵡

（一）東都有人養一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敎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法華經語）及其死，焚之有舍利。（龍文鞭影）

（二）唐順宗朝，太尉中書令韋皐，嘗訓一鸚鵡念佛。鵡斃，皐曰，是念佛者，宜以桑門禮閣維之。果得舍利二顆。皐爲記，署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聿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無念，留眞骨於死斃。殆其元聖示現，感於人心。』（釋氏稽古略三）唐貞元中，河東裴氏，蓄鸚鵡。過午不食，臨終十念氣絕，火化之，得舍利十餘粒，炯然耀日。僧瑟觀者，用陶甓建塔，以旌其異。成都尹韋皐爲之記。有「了空相於無念，留眞骨於死斃」句云。（往生集）

上二爲同一事實，記載略有小異，並觀之，似較具體。又見戒庵漫錄。

（三）白鸚鵡，嶺南一士人所畜也。晨朝必誦觀音號，白衣咒。兼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白諸詩。或晨課未畢，淨以詩文，不應也。一日謂詩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其夕奄然而化。（西航紀征下）

（四）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善普來，忽鳴曰：『苦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敎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啁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嬴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龐家作男子矣。』驗之，脅下尙有翅毛。（虞初新志十六）

（未完）

# 廿年來的幻影（續完）

靄亭

一敬勸青年學們到叢林裡去工作

我看見現在一班僧青年受過相當教育之後，反而弄得走頭無路，茫茫塵世簡直沒有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國內既沒有僧家最高的學府使他們昇學，當教員也許程度不够，即或可以，也沒有這許多的學院來容納做法師罷。年紀和修養還配不上，是沒有人請的；教他回小廟去工作，當然是不願意的，住叢林呢，嫌他的制度不良，枯燥而無味，學不到什麼等於白吃辛苦，好似全無代價的，認爲自己是已經覺悟的人，誰肯和他們這愚昧的蔴僧來合作哩？這都由於自視太高，看人太低，不肯和光同俗來吃苦，以致閉門造車，學無所用，徒然地鬱悶不平，懷才不售，益覺前途黑暗，中心昏亂，弄得迷惑顛倒，希望全空，因此拋却袈裟而去反俗的數見不鮮，甚致喪心病狂地被利慾所誘惑而廿作異教之工具的亦大有人在，凡此等輩皆屬青年僧伽中的優秀份子，這是使辦教育的最痛心不過的一件事情！其實，叢林裡面的生活並不似他們心裡所想象的那樣枯燥痛苦，職事班首也不似他們心裡面所想象的那樣殘酷，因爲他誤聽了別人過甚的宣傳，嚇得不敢進去，其實進去之後，也同學院裡生活一樣，也許會安閑一些的，這也和住叢林的人不敢進學院有同樣錯悞，以爲求學不知怎樣辛苦，或是甘敗下風望塵莫及，處今之世不知這兩種過程都應有經歷的必要，以學院求學來充實內部的知能來固其體，以叢林修養來應付外務的煩劇以致其用，合之則雙益，離之則兩傷，是並行而不相誖的；況且，現在叢林裏面的人也日漸開通，不似從前那樣的固執，有知識的人進去是非常歡迎優待的，只要自己謙虛一点就行了，以我個人的經驗：新舊之中，皆已打混過了，覺到並沒有什麼鴻溝可劃，也沒有什麼困難的情形，十年前已經是這樣，到了現今，當更水乳交融不成問題了。須知學必致用，叢林就是效用的場所，倘年深日久，得着一席地，未嘗不可以暢行其志，希望今後受過教育的僧青年，不要要徘徊歧路，畏縮不前，趕快的向叢林裡面去工作，庶幾學有所用，才不辜負造就人材師長的苦心和自己求學初心地熱望。

二敬勸僧界長老們迅速地辦學來造就僧材

時代輪齒在一天一天的進展不停着，人民知識是一天一天的繼長着，獨我僧界老是這樣依舊固守着陳法，不知變通，識見淺陋和人世相較，何止數世紀之遠？大都混混噩噩，昧於現世的大勢，對於子弟仍採取一種愚僧政策，拚命地不准讀書，入庵之後除授些功課應酬的經懺而外，其他普通爲人所應具的平常知識，也是沒有的，師傅傳授我的是這樣，我也照樣傳授子弟，已算盡了我的責任了，像這樣以盲引盲的子弟，自然而然地愚痴無智，人格也就日趨於卑下了，又怎能希望他來光大門庭續佛慧命宏法利生感化社會啓發人民來信仰呢？

當這二十世紀生存競爭的時代，弱

肉强食，久已成爲天演的公例，以這樣的資格，立在這樣世界，又怎能免得了淘汰和覬覦哩？所以寄生蟲的徽號，就加着你身上，打倒的聲浪，也不斷地狂呼着，每經過一次的風潮，就受着偌大地損失，一人提倡，舉世附和，人民心目中久已視僧徒如贅瘤，如遊民，必欲去之而後快，如歷次廟產興學等等所受的欺侮和損失眞不知凡幾了，事後依然自若，不知愧悔，現象如此，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太息流涕哩！

爲今之計，欲得世人尊重敬仰，免去侵凌侮辱，非廣施教育提高僧格不可，或曰你所說的提高僧格，廣施教育，這話誠然不錯，是任何人不能反對的，但我僧界教育不是沒有，那金山，高旻，寶華，天甯，天童，各大叢林，不就是僧界極好的模範教育道場麼？他那裏面從古至今也不知出了多少大德高僧，即現在各處的大善知識不是都從他那裡訓練過來的嗎？而且，我們出家原爲了脫生死不應枝枝葉葉和俗人一樣地尋行數墨，拘拘在文字裏面妄起分別，所以達摩西來的時候，就老早底提倡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教外別傳，我們如果能放下萬緣，死心踏地的到禪堂裏面，盤起腿子來下一番苦功，悟明心性之後，那百千法門，無量妙義，都在其中，所謂但得本何愁末，然後入世度生，自然大機大用了無罣碍，豈必一定要讀上幾部經論，咬文嚼字底，之乎也者才得謂之教育哩？

你這話也是不錯，但是於法不應執着，所謂法無定法，方便多門，一生執着，就變成死法了，是以如來說法，有無量的法門，就是因着時代的環境和衆生底機感不同，不應死守一法，譬如醫生治病，當因病發藥，可以執一味藥來醫治衆病嗎？不立文字的法門，不過是無量法門中的一種，豈可捨棄一切而單就一種呢？而且當那達摩西來的時候，因爲國內僧徒個個都廣學經論，文化特別地發達，怕他們一味執着文字，玩弄玄虛不肯切實來用工修行，所以拿這不立文字的禪宗來醫治他們的病，然而現在國內僧徒的情形就大然了，大都愚昧無識的是不立文字底眞傳，但是幷沒有傳受到達摩的心印一味，拿不立文字來做護身靈符，假使達摩復生，到今世我相信他一定要改換宗旨來宣傳提倡廣學文字呢！

我們的教主釋迦，不是叫做文佛嗎？他那所說的三藏十二部經不通同是文字嗎？維摩經上也曾說過文字即解脫相，無離文字說般若的話，法華經上也說過治世語言資身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何以見得經論就不當學呢？其他各宗的祖師姑且不說，即如禪宗歷代的著名大祖師，如永明壽圓寂動中率本這一類的人，不都有許許多多的語錄流傳在世間嗎？既曰不立文字，他寫出這許多好語錄來做什麼？後人又保存着做什麼？老老實實對你講！不要偏執一邊，佛法是圓融無碍的，是因機逗教的，是因時施設的，不即文字，不離文字，你死在古人言句之下，不知變通，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無而不知有，是知眞而不知俗，是知有體而不知有用，即宗門中所譏爲徐六擔板的啊！這是你的苦惱，和古人不相干涉！

金山高旻等著名的叢林，當然是好的，須知他止是局於一宗，不能普攝羣

品，他好比一個人生體中的一肢一節罷了，全體固然少不了一肢一節，但也不能執一肢一節來捨棄全體，國內禪宗特別興盛，這也有他的原因，因爲前清時候幾代皇帝尊崇信仰，對他特別提倡，風靡一時，普天下之幾無處不是禪寺，那大規模的叢林都是敕建或敕賜豈有不順從皇帝聖旨而施設的道理？現在金山高旻等各寺仍然保有他的威嚴整肅氣象，可是其餘的已經名存實亡，止保留着整個或殘餘的尸骸罷了，到了現今，實有推行各宗以迎合現代思潮的必要，所以必需廣興僧校精究各宗，使佛教全體的精神澈底透露出來，這種重大的責任，凡屬佛門弟子，皆應全身來擔荷是責無旁貸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佛教暗淡沉寂到這種地步若不是及早覺悟，努力振作，將有亡教滅種之慘，覆巢之下，豈有完卵？試問這種罪過歸何人來承當？

或曰：在這時代興辦僧教育來培養宏法人材，我們本也贊成，無如從那裏出來的人材，拿他來抵禦外侮，則不足對攻，評內部則有餘，我們何貴有此等人啊！要知到他們是熱血的僧青年，衝教的心非常地熱烈，他們憤於外界的欺侮和侵凌藐視僧伽不學無術，那禍患迫於眉睫，當權的長老們熟視無睹，束手待斃的猶若罔聞，一味的死守陳法，付之氣數不知善權方便，事在人爲，因時設施來應付怨潮，始終抱着愚僧的政策，教亡無日！僧青年在這種情形之下，被熱血所衝動，不能遏捺，自會謾罵出來，促當權們的覺悟，如果大家一致的轉變方針，來振興佛教，培植僧材，將讚揚之不暇，豈有謾罵攻訐的道理？

長老們在這社會裡面週旋已好久了，大約也該感覺到才力不够，不易應付這新潮流吧？這都由於自身地不幸，生不逢辰，沒有遇着受教育的機會，觸處面牆，遇着緊急開會的當兒，大家面面相覷，一籌莫展，總是異口同聲的恭請居士，這種內心感受的痛苦，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才不勝任，學非所用，那麼就該憑着天良來培植後人，盡力來提倡僧學，推行佛化，多得一人來宣傳，就多得一人來信仰，多得一人信仰，就可免去一人誹謗，信仰護持的人多，欺侮自然就減少了，或獨力，或合群力來興辦，這要認清宗旨來發心，無有不成就的道理。

即如拿區區的竹林來講；本說不上怎樣富有，房屋數十間，薄田數百畝，不辦學校以前，也是極平常的一所冷淡沉寂的寺宇，要想收容幾個人住住，非常艱難，既辦學之後，也就聲譽鵲起，名聞遠近了，要求入學的人非常之多，苦於無法收容，所來的多是有志青年，易於約束，不比從前那些頑劣的那樣難調難伏，我有一次回到鄉間，問了不少的小庵裡同道，我說：在你們眼光中看看當恭學的青年，現在住有名的大叢林聲譽來得高呢？還是到我那裡求學聲譽來得高呢？他們不遲疑的回答：是求學的聲譽比較住叢林高得多！因爲時代不同，入學校能得些新知識來應付新潮流，有切實的效用，許多的住了一輩子叢林，就是代了維那知客，回來的人要他把一封極普通應酬的信，寫得清清楚楚，那是很難的事，求學的人，無論怎樣愚笨的，學過幾年對於這點社會常識和普通應酬是不成問題的，那社會的俗人

心目中，對於他的視線，也就大不相同了，我因此增加了不少底辦學的勇氣和信仰！

國內像竹林這一類的叢林，也數不勝數，倘當局眞肯發心興辦，何難化腐朽爲神奇，這不但能替佛教裡面盡點責任，培育些人材，對於本寺本人也增了不少的光輝，社會裡人士的觀念，對於你的人格，也就無形地增高了，在叢林裡面辦這事，本不爲難，只怕你眼光見不到，不肯發心罷了，橫豎房屋是有的，吃飯也是一樣，不過多請一兩位法師就夠了，我們無需重形式，只需重精神上的訓練，就是齋堂內長桌子，也未嘗不可以讀書，現在請人辦學，迺不是從前那樣底爲難，這輕而易舉地事，何樂而不爲呢？

舉個例子來講講吧：如廈門的南普陀，潮州的開元寺，常熱的興福寺，鎭江的超岸寺，泰縣老孝寺，不辦學校，以前也不過是極平常的香火地方或無聲無臭的中等冷清叢林，不做事也不見得就怎樣地富饒，做了事也不見得就怎樣地困窮，錢財本是流動的東西，不容你蓄積的，不用於正途，就用於邪徑，或引起俗人的覬覦去，生了橫禍飛災來，這是常常見到而不足爲奇的，你果眞發心做正當的事業，自然會有人從傍來贊助你，保管你成功，就怕你不肯發心，希望有權有勢的當局，及時爲佛教做點事情不要錯過了好機會，快點覺悟，發起大心來認眞地幹起自家的僧教育來，免得別人看了你的財產起貪心，奪了去是大不值得的，前車可鑒，刻下那些猙獰可稀的惡魔正在那裏張牙舞爪哩！

通一

# 菩提草序

悅西法師的菩提草出版在即，承他叫我寫篇序，我非名人，不會令他有一我的朋友胡適之」寫的那副高興勁兒，他所以要我寫，無非要教我說出對他出這本集子的觀感；明知自己不是名人，而現在居然執筆就寫者，因爲本集列入本社叢書之一，則直接間接都與我不毋有少許關係，所以不妨隨便講幾句，聊當序文。

近幾年來中國佛教出版物很多，尤其是安士全書萬善先資之類的東西銷行最廣；從這，可以見得中國佛教停滯之階段。從前佛教言論界的現代僧伽，大家說他是罵人造業的刊物，大概中國佛教徒只知道參禪念佛（其實眞正參禪念佛的人也還是鳳毛麟角。）是天經地義，不憤得有所謂言論界的職責，覺得這是多事。當前佛教徒眼光是如此，頭腦清楚的誰個不感到消極與悲哀？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所以，當人海燈復刊時，我還着一股熱情，說我心中所要說的話；那時，壯氣冲天，久蓄在心中的牢騷，都借筆端傳出。豈知隔不多時，各方反響來了，從這許多反響得來的教訓是：原來佛教不需要批評，即使某一種事象精到不可收拾，也只應讚歎，這就是遵從古訓僧讚僧一種偉大精神的表現。許多師友寫信給我說：「你年紀還輕，何苦自塞前路？」這就是說：年輕人不應說長道短開罪于人。大概只有形將就木

不需前路的老翁才够資格，假使佛教真需要一個言論界的話。

啊啊！我的盲目的衝動，眞是螳背當車，慚媿慚媿！

當我筆桿不能稱興而揮的時候，遇着一位同志，那就是本集作者悅西法師。法師常在人海燈投稿，除了佛學理論文章以外，其一般作品，似乎含有燄燄的火種，這種勇敢與熱情，我傾倒，我甘拜下風！不過，我自己從受了許多教訓已是不敢隨便講話，怎輪到他？於是，一年以來，代他保存的稿子也就很多了。今年人海燈社從潮州移到香港來，我們從神交變成了朝夕晤對的朋友，每次接談，都覺得這許多未發表的稿子給它流產了是個缺憾，經過了幾次洽議，商定另出專集，第一：印費歸法師自籌，免人藉口說是圖利；可又不是像萬善先資之類的東西到處散送，合你的口味，你買一本讀它一下，如讀後覺得麻辣辣地，也不要抱怨誰，這叫做認貨買貨。第二：版權歸人海燈社，算是本社叢出之一，編排設計，則由我效勞。本集裡面，十分之八是說長道短的，而這些，我都覺得言之有理，與我的思想適相吻合！過屠門而大嚼，聊快朵頤，所以，我才極願意這末做。

據悅西法師自己說，他早年沒有讀書，但從他兩次閉關以後的成績看來，恰是具有宿慧的人，遠非一般糊塗蟲所能望其項背，本集所選，關于佛學方面的幾篇論文，大有引起討論的可能，雜文方面，幾乎全完屬于批評的，站在廣大佛教的立場上說來，這就是佛教徒的自我批評，可惜一般佛教徒見不到這點，悞認爲這是造口業，有了壞處怕人拆穿，還要旁人稱揚，這種人，我們認爲他已是不可救葯了，眞不知他除了用「要得佛法興，除非假讀僧」做擋箭牌以外還有什末正大理由？

希望讀這本集子的人，最好預先站在佛教圈子以外，用公正的眼光加以銳利的觀察；然後再平心靜氣，仔細思量一下，究竟說的冤不冤？評的當不當？

大醒法師出了一本佛教批評集，而給定名口業集，這似乎承認他自己的說長道短是造口業。現在，這本書，居然命名菩提草，也許有人覺到有點「那個」，眞的，「那個」雖是「那個」，在作者，在我，以爲這些盡是出乎至誠的由衷之談，縱有偏激之處，無非想能糾正了它，所以，我相信作者下筆時的心理是非常純潔的，願名思義，無非希望讀者從讀了本集以後能培養起心地的菩提草芽來，不爲這，世間上眞有肯花錢造業的大傻瓜嗎？

末了，我可以替作者負責申明：關於本集，絕對接受善意的批評和互相討論，至於編排印刷上的媽虎，那就是我的我的罪過，特此順便說出。

民國廿四，十月，二

一，香港人海燈社。

記者

# 佛教新聞

## 鎮江

鎮江金山觀音閣仁山法師等發起組織中國佛學會鎮江分會，以太平寺爲住址，日前由鎮江諸山聯合發起請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太虛法師蒞鎮講經

三日，鎮江各界人士又請大師在伯先公園演講八識規矩頌三日，聽者以政學界居多數，聞大師講畢，即將轉滬南下，應廈門，汕頭，潮州，香港，廣州各地佛教徒之請，宣講佛法眞諦云云。

＝香港＝東蓮覺苑日前請香港大學文史學系教授許地山先生作公開演說，其講題爲「佛教與道德生活，」當時聽者數百人，首由蓮覺苑長致介紹詞，許先生用粵語演說，從苦空無常無我說明佛教之道德觀，極爲透澈，聽衆亦多悟解。昨晚香港佛學會亦請許先生演講，講題爲「佛學與現代文化，」此題範圍原屬廣濶，許先生引証阿含經中故事說明佛教文化之眞面目，繼而論及佛學與現代文化之關係，殊爲見解卓絕云云。

＝又訊＝東蓮覺苑寶覺佛學社甲級學員，每星期日在寶覺女義學演講一次，上星期輪值空寂師，空師爲上海崇明島人，師範畢業，曾任小學教員多年，今年出家求戒後，便負笈來此就學，思想清健，洵近日女尼中之龍象，該日講題爲「迷信與迷性，」由觀願大師翻譯，本題分兩次講完，其所發揮，頗得當時聽衆所讚許云云。

＝南京＝悲觀法師於民國十九年，組織中華佛徒旅行團赴印度考察佛教，道經遙羅，得蕭佛成氏之介紹，晉謁遙國佛王，備蒙禮遇，御賜巴利文藏經一部，並留悲師安住其國，學習梵文，梵文，嗣因病歸國，學業因爾未能完成。茲悲師於前月由湘說法回京，認爲中遙佛教情誼聯絡工作有急急進行之必要，遂徵得太虛大法師之同意並贊助，在京邀集同志等慈性敎覺圓等人組織遙羅留學團，前往彼邦實地修學，期以五年，現正籌劃進行中，聞將由中國佛學會名義派送出國云。

# 編者的話

編者

本期幕茄竹摩兩法師的短談，非常扼要，我們對于日常生活意義太疏忽了，對這兩篇短談加以咀嚼一下，多少會有些利益的！我以爲：「愛與憎，」恰是「爲什末忙？忙些什末」的一個好答案，你說我們終日營求，離得了愛憎的兩個圈子以外嗎？所以，對于事物愛憎得恰當與否，這要我們加以深切注意了！

佛教與道德生活一文，是許地山教授在東蓮覺苑公開演講的講稿，在人我，國家，種族壁壘高聳的今日，這道德問題的提出，是很殆切需要的吧？本文從整個佛學中抽出苦空無常無我四點來說明佛教道德生活，簡潔精要，是一篇大衆化的佳搆，望讀者不要忽略過去！

「廿年來的幻影」一文，本期已算刊完了，本文最後兩點是：一希望僧青年到叢林去。二希望叢林辦學。實在說：要得佛法興，除了這兩條路，委實無路可走，所幸者，眼前佛教實已有走上這條路的趨向，這是可喜的事！不過，我們要希望雙方能永久合作下去才對！

本刊從下年度改爲月刊了，名稱上雖是月刊，可仍是小型的，我們想做到精悍的地步，不要以龐大見稱，不過，這仍有待于讀者們的通力合作，希望大家本既往合作的精神幹下去，那是我所盼望的！

# 人海燈

第二卷 第廿四期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YAN HOI DANG SHEA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本刊定價表

| 時期 | 冊數 | 定價 |
|---|---|---|
| 預定 全年 | 廿四冊 | 一元二角 |
| 預定 半年 | 十二冊 | 六角 |
| 零售每期五分 | | |
| 每月兩冊 | 郵費四分 | 定費先惠 |
| 本港外埠 | | 六角 一元二角 |


##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俱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 佛教日報半週年紀念廉價優待條例

本報現舉行六個月半週年紀念、特廉價三月、訂定種種優待辦法、詳列於後、

（一）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半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半年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二元六角、實收銀弍元〇八分、）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五角優待券一張、（訂三個月者均照價八折無優待券）

（二）不論本外埠、凡個人定閱本報一份全年者、除照原價八折收費外、如本埠全年銀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八角八分、外埠全年銀五元、實收銀四元、）並奉贈佛學書局大洋一元優待券一張、

（三）不論本外埠、團體或個人、一次定閱本報三份至五份、期限半年或全年者、除照上八折外、再加一折（如本埠半年銀一元九角、實收銀一元三角三分、全年銀三元六角、實收銀二元五角二分、外埠半年銀二元六角、實收銀一元八角二分、全年五元、實收銀三元五角、）收費、仍按照每份半年或全年分別贈送佛學書局優待券五角或一元各一張、（如訂閱三個月、雖一次多份、仍祇照價七折、無優待券、

（四）本報原有各訂戶、如滿期續訂半年一年者、仍照上列各條辦理、惟如有原欠未完者、須與續訂費一同付清、否則仍照平時訂報費核算、不能享受折扣及贈書券利益、

（五）自二十四年國歷十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止、三個月爲優待期、外埠定報、概以訂報函郵局日戳爲憑、過期恕不通融、

（六）優待期內賜訂者、一律請賜現金、不另懸賬、空函索定、恕不應命、

（七）優待期內入股者、其贈報期限、仍按照前入股簡章辦理、

地址上海閘北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佛教日報社啓


香港廣鉅源出入口莊 擴充舖面 遷新 和興西街二十二號

◀上海佛學局特約發行▶ ◀潮安密教重興會總經理處▶

貨眞價實 歡迎賜顧

流通

三藏經典 佛像圖籍 陀羅尼被 顯密法器 僧侶用品 罐頭素食 名山念珠 星月念珠 西藏貢香 正茄楠香 安南沉香 檀香貢香 降香速香 崖州花剉香 東莞女子香 燒香塗香